

Leonard Cohen,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s get in”

談「何藩:鏡頭細訴香港光影」

文：Matsumoto Mitzi

在不同的領域，他倆同時利用光影去表達人民主義和社會。複雜的人生就像光影交錯。

攝影是以光與影表達感情，在寫實與非寫實之間，做出一個視覺的對話。沒有光便沒有攝影。「攝影是用光繪畫。每一張作品都是一個小窗子，透過它來看出作者眼中所見的人生世界」何藩說。

他的相片顯示出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眾生相，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形態和精神面貌。香港街頭巷尾雖然熙熙攘攘，但從他的鏡頭卻能拍出一種平靜疏離的感覺。他把我們熟悉的東西用唯美主義和另一個角度去表達。

何藩的唯美主義表現在嚴謹的構圖和精心挑選的元素。他擅長用光、陰影、線條、具體物象和人物、象徵主義、幾何圖形、黑白二色以上的元素，以對比營做强烈的視覺效果構圖去說故事和表現人文關懷。他利用點線面、三分線、九宮格經典攝影美學觀；同時使用環境的特質去增添相片和構圖的趣味。他的相片沒有多餘的景物，各個元素連連緊扣，使畫面能鮮明突出主題。

何藩擅於捕捉決定的瞬間，利用寫實的環境和人物去表達他充滿詩意的主觀視角。儘管如此，他的照片同時給予觀眾開放式解讀的空間。

(插圖及圖片說明)

以下的照片最能顯示他如何把唯美主義、象徵主義和構圖技巧發揮到極致來說故事

“日暮途遠”



“日暮途遠”是何藩最愛的作品。

「假如我只憑一張相留名，會選擇這個畫面」。庚信《哀江南賦》裏“日暮途遠，人間何世”的意景就是這張照片的靈感：日落西山路途還很遙遠，但世道已變了。照應他當時從上海逃難至香港的漂泊生活。這張照片前方是一個在冷清的街道推著三輪貨車回家的男性工人。後方夕陽之光令波浪閃閃發光，亦令波濤拍岸時畫出一抹銀白

的光線；同時照亮碼頭旁的倉庫和三層樓大樓。但何藩利用逆光處理這歸心似箭的工人，他的輪廓是黑暗的，長長的影子象徵他的步伐很沉重和工人的辛勞。環境雖然是那麼光亮，但餘暉並沒有照亮他。強烈的光暗對比更顯歸途人的落寞。

“陰影”



不論是神來之筆還是黑房裏弄出來的效果，我第一次見到這張照片覺得很震撼。除了有近乎對等的光和陰影，構圖是完美對角的三角形。

這照片代表了人生：就算我們站在光的下面也不能避免被黑暗影響。

無論我們站得多麼的端正，人生似乎不能避免被黑暗侵蝕，在平衡中亦會出現暗湧。相中女生穿的黑色長衫與陰影相對應，象徵延伸那些黑暗。

這是善用光與影的意象。千言萬語盡在光影之中。

“午後閒談”



他用背光的效果和從一樓的氣窗灑下來的長長的光線做出一個強烈的對比，以勾勒出那三位穿深色長衫、愉快地聊天的富泰婦女。

根據他的藝術經紀人 Sarah greene 所言，這張照片是在

下午三時四十分到四時拍的，正是婦女們在上世紀 50 年代，一天之中最晚能買菜的時

間。

背光的效果和煙霧光線營造一種落差和安詳平和的氛圍。想像在熙熙攘攘的中環街市她們在用粵語侃侃而談時，觀看者根本感覺不到匆匆忙趕回家做飯的感覺，反而會感覺到一種快樂的氣氛。中間婦女的一絲微笑畫龍點睛，令觀看者期望與預測有所不同。婦女面向光芒象徵每天雖然重覆買菜，此時此刻與朋友相聚的時光卻是很快樂。

“背道”



“夜深沉”



何藩注重細節以呈現細膩的畫面。他巧妙地利用光的折射去說故事。這兩照片的構圖就是典型何藩光影交錯的手法。他們技巧上和故事性就像兩生花。兩張照片都利用從上到下的路軌作一個連接各種元素的線。人物都處於照片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突出主體。主題元素是不同時間的光映照在行人和電車路軌。前者是日光，後者是月光。描述的都是港島區的街景。

“夜深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皎潔的月光下，電車運行後遺留的偈油令柏油路和路軌在午夜閃閃發光，雙軌並行和一雙一對的行人剛剛好做出一個平行的隱喻。

“背道”：由於香港位處北半球，長的光線只有在下午的時候出現。午後的光映照在中環背道而馳的行人和穿西裝的上班族。不斷延伸的路軌、行人的影子、光線這三組主線條貫穿連結了整張圖片。磚塊、柏油路面、鋼材路軌和電車偈油留下的痕跡反射不同的光做成落差；它們不同的光暗度增添了相片層次。元素互相重疊卻不見雜亂。這就是何藩的構圖技巧。